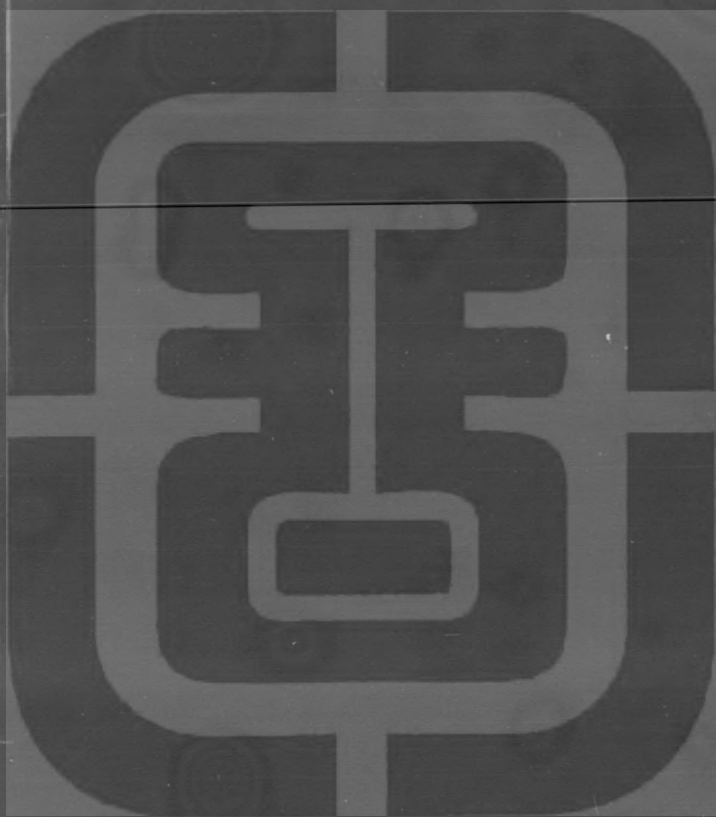


梁書



列傳第一

梁書七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並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

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習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嫔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謚曰獻文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興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

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

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媾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嫫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

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倪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

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砮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貞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

疑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
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
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
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
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
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
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
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
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
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

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
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
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勅取所不敢言酬對又
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
爲吳興太守在郡卧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
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
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
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

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
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
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
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
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
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
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
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毋以子貴皇
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
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

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
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
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
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
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
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
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
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
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聞
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

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况母儀春宮義絕常筭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

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散塗既啓桂罇虛疑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閔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繫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

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照臨玄統莫脩禕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旣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闢席玄池早倚湘沅已窆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靈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

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平營寢掩重闈於室阜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憚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鳥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

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有司奏追崇爲
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
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
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
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
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
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
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
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列傳第一

梁書七

昭明太子
 梁書八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
 梁書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
 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
 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
 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
 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
 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

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綉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

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

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
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
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
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
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
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為大稱悲
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
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
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
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

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異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
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
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
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
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
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
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
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曾中亦圯塞
成疾故應強加餽粥不使我怕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
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
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
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折示其
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
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
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繼
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
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
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
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

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
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
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
食每霖雨積雪遺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
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
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
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
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
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
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

丁開漕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行聖心垂

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

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
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旣稱上嗣且曰元良
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
暮斯在外弘莊肅內舍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
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
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
陰羲弛位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餼不溢禫
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裡問安肅肅視膳
恂恂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家齊國主祭安民光奉成
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

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
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究
空微思探幾蹟馳神圖緯研精爰畫沈吟典禮優遊方
冊饜飶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細素
殫極丘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
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
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
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
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揆藻飛
觴汎醴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

非重德輜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
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
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
心纏痛胤嗣長號跣跣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
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
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饜饜孤燈翳翳
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
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寘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
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輔青門而徐轉指馳道
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

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
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旣將
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
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
懋典觀德業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
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素著
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
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
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
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太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勅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

寬和兼神用端巖在於賊乎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舩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荊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

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為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為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列傳第二

梁書八

列傳第三

梁書九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表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

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
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
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
兖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
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
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
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
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
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
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

于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旣平從高祖東
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
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
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
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
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
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
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
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

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

衆所瞻望明年出為使持節勳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賜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

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
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
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
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
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
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
澤中逐麋鹿無還騎趨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
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
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

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
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
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末元徽中隨父出
京師爲奉朝請負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
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
守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
陽王鏘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
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
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
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

舩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

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茨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

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歛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擢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旣至復拜散騎常侍在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

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

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
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
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
輒又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
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
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
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
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
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
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

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
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
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
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
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
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
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
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譙御
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效妾至數百
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

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虜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

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

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子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歛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毋憂去職以

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

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
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濶禁旅重牧
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
勲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
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
哭子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
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
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
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
勲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
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
際邁於前代矣

列傳第三

梁書九

列傳第四

梁書十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
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為西中郎外兵
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
軍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勅穎胄襲雍州時

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獸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

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即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漂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

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不
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及
瓚等聞建康將平眾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
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
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兵得數百人
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
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
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
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
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

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為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
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
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
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闕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
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
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
百戶尋為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
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
為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

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
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
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
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
啓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
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虜
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
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
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
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

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俟
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為侍中衛
尉卿出為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
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
軍如故項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既處優
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
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祕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
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
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常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

惠垂霽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勸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勸爲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未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

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
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
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
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
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
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
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即於城門
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
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

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
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
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
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
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
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
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
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
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
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克乃可以列

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
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久積天下非一家
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
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
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
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
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
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論
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
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

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
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
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
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
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為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
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
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為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
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
鉤隱起雕鏤其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
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貢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上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

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二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壑道恭輒於壑內列矜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壑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

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又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
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
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
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
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
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
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
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
竭誠守禦竒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
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己忠果並至何能身沒

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
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
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
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
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
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
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
太守領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

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
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
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
清潔自守永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毋憂
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
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
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
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軍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

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
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
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
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
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
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
徑掩柴桑江州旣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
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
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

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是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

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費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

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
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
謚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
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
此稱之子暹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
長子眺嗣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
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
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極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
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

暹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
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
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
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
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
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
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
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
蕭穎胄與書招之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
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

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
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
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
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
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
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
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
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
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

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
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
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
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又軍糧
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若
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紂以刻薄
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
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

退率富民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圍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剋元起捨郫巡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柝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

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

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深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

千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萼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萼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萼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以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蕭穎胄
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慧之謀不然何
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
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列傳第四

梁書十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
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
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
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
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

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郤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己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

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日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備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旣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

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
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
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
於反掌如此則文桓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
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憚
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
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王領萬人督後部
軍事西臺建爲部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
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
長樞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

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
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頓處之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
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
弘策持節勞之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
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
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
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尉尉卿加給事中天監
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弘策盡忠
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
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

入南北掖作亂燒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
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
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
襲錢十萬布百疋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
忽殞身袂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矣
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
勲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贈慟可增散騎常侍車騎
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弘策爲人實厚通率篤舊故
及居隆重不以貴執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
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
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
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
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
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
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命
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率侯伯史反西
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
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
高祖意合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

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
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
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
士皆斃草食土死者太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
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
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
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謀誅臺
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
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

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
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
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
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
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
救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聞道西歸補寧蠻
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
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
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旣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
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

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分爲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

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執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

授輿載還府中醫藥百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
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
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
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
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
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
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

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
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
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
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
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
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
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
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
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都督郵齊隨王子隆

出為荊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為子隆防閣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勅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武西為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弩力為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為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間謀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眾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

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乂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中令既至高祖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眾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乏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眾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艘艦葺之以茅並立辦眾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舩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師及郢城

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
僧珍為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
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眾來戰僧
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
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眾少率銳卒
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
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
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
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
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為營

背淮而陣王茂等眾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即日
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
策封檢府庫即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
侍郎領武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為冠軍將軍前軍司
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
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
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
省夜還秘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
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
墓高祖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
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
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
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
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
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
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在州
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祕
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
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

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糒食之高祖笑謂曰
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
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
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
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
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
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
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
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克舉及

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
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
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
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
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柳惔弟忱

席闡文

韋叡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
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
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
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
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
郡以無政績免歸又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
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
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
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
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
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
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
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
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
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

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
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
辭義子照嗣惔第四弟澄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
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惔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
疾惔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
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
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
定召惔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惔曰朝廷狂悖
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
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
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
爲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
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
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
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

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
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
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
爲負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
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
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
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
追贈中書令謚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
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

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
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
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
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
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
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
戶出為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
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為三
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

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
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
有清操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
兄王愷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
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
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遠也外兄杜幼文為
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
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
為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顛
之禍後為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

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
軍中兵參軍乂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
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
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
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
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
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
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
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
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

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乂之顧叡曰
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冠軍將軍江
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
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
其上每屋輒盈滿叡科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
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即
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
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
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

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馮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馮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馮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馮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馱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馮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

小城夾合肥，馮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馮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馮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馮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馮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馮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馮親與爭之。魏

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獻起關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獻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獻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甍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獻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獻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

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呂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獻率豫州之衆會焉。獻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獻緩行。獻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獻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獻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獻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

也明日英自率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黯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敵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

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敵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敵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敵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敵督衆軍援焉。敵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敵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

將復邵陽之耻聞獻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負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獻起兵鄉中客陰譎光泣止獻獻還爲州儁光道俟獻獻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獻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

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獻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獻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
獻請曹景宗與獻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
與羣帥爭先啓之捷獻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
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為襄
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為尚書吏部
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
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
黃門侍郎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

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
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
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
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
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已下躬執畚
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
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獻族弟愛

愛字孝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
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為本州別駕散

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
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
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誨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
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
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表顛為雍州刺史辟為主簿遭母
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
闋引為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為壯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
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沈敏有謀

素為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
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
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
巴東太守蕭瑣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憺
至今愛書諭之瑣即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
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為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
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
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
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為盛族柳

梁書傳六
二二二
倏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
智矣韋馱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倏則薄及合肥邵陽
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梁書十一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
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
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嘆焉嘗就親
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
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
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
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見且出就舍明日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爲何瑞雲

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祐善

拓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
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
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
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
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
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
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室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
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
卧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
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

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
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
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
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
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
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
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
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
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
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

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
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
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
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
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竒專趣人之急少時
與領軍長史王暉善暉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
還家躬營唘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
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
怕相賣弄不復窮法常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
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旣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

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
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
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
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
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
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
曹文墨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
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
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
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

遠興悼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
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
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爨務登朝具瞻惟
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鞫而舊同論講方騁
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
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
官請謚曰宣勅賜謚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
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
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旣而流寓
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
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
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
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
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
帶闕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
竝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
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
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
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

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

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常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

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
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
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樓安之封遺
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
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
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高祖曰智者
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
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
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
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

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
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
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
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
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
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
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
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
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
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

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菴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關屯遘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未

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徃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率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

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成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福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

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藜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汜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友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脩平面淮流之清直芳

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宸隆繇四代於茲日益百祀於
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霄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
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孳於伯通迹平生之
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本
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
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悄悄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
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歎而
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
戰牧所未陳實升師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
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誅始歎緣而未覩終

遁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
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
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塉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
夜枕既牢籠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
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
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
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
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
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
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

甲館於銅駝竝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圃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莢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止於雷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

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食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菴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唇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窻映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銜素藥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頽頽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嬰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聞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寒鶉脩

鷓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灑澗之輕軀翅捩流而起沫
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條鉅鱖碧鱗朱尾
脩顱偃頤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
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竒不遷植
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
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
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竝尤物以
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
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
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

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躅念幸取給
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爨於曉岸
不抱怒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干
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異維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
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
之清嘒羅方貢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
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
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
帶脩汀於桂渚肇舉鍾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
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

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瀾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
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
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
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
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貴則景魏蕭
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歆滅與風雲而消散
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
之英王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
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膺膺寧知螻
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嶽以流目心悽

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儲可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
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栴千櫺捷喋
百拱相持阜轅林駕蘭榭水嬉吟三齡而事往忽二紀
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
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滄霞
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
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媿冀神方
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
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萃喬枝拂日堯嶷
峩亭墜石堆星岑峯崒岫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

形孤嶝橫挿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
款跨郊垆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
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光覩摧殘之餘遂成顛沛於
虐豎康歛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
窮歛以致災安忘懷而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
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
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駒堂流桂醑
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
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糝况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
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

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造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
或結椽於巖根或開樞於木末室閭蘿薦檐梢松栝旣
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
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豈期心
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彊受老夫之嘉稱
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
於舊王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
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
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
魚泅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

花初英落藥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
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
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柱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堦而
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竝
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忘之
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
同歸懽殊方而竝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吳
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
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
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待中少傅

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
百匹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嘗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
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
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
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
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
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
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
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
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

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穆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劔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出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熒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粟徑寸半帝竒之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詔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

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

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罍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瞻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

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暨停左右少加憐
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
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
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
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
之末大王惠以恩光賻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
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
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
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
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

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
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
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
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
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古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
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
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
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于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

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

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為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

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為奔
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
矣試為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
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
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
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
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材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
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
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為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
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

軍掌國史出為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遷為驍
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
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
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
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
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
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
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
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
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

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
獨步明帝即位為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
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為宣城太守將軍如
故在郡四年還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為祕書監
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
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
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
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師
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以為冠軍將軍祕書監如故

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
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
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
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
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
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為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
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
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
志並行於世子為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為長城令有罪

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為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遷
齊中散大夫遷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
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
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為
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為奉朝請兗州秀
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
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為當時無輩遷司
徒刑獄參軍事入為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
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

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
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宜
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
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
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
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
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

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
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
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
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
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
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殆越為期不
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
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子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

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
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
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
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為司徒右長史高祖克
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
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
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
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辰肅
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天生之倫庶身有地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譔豈謂
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
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邃古將使伊周
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驟
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
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
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
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
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
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
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
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
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
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
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
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謚曰敬子昉好交
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
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
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
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貧亦隨
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
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
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
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
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主人
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獸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

感霧涌雲蒸嬰鳴相逐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
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芷道叶
膠漆志婉變於墳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
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歲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
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
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叙越
謨訓垂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倫於豺虎蒙
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
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歎疊疊之弘致雲

飛雷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驪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汪
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
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
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
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
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
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燥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

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
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
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
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
萃分鴈鷺之稻梁沾玉罕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
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
登仙加以顛顛感頽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
之雄辯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巖枯則春叢零葉飛沉

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統公子道
不絀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
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
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
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
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念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
以伍員濯漑於宰豈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
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
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
頰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

黻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鎔銖縵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懸驩兜之掩
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制匄委蛇折枝舐痔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
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
之於鬪鬪林田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
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
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斷焉可知矣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
晚乎然因此五爻是生三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
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豐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
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爲梗懼五爻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紹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招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
雋邁嚙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
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
由具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轄坐客恒
滿酌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糾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
庶羊左之徽烈及暝日東越歸體維浦總帳猶懸門罕
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
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
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
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礪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
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
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
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
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謝朓 弟子覽

謝朓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
光祿大夫竝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
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琅
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
因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勅莊攜朓從
駕詔使為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
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舍
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

人方之李膺。臯謁既退，祭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臯爲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敷、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臯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臯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臯荅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

虞故事，亦當二讓彌尚。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臯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臯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臯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臯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臯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臯。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王者吏，但能

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
為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為征虜將軍吳
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
參謀策拙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滯時為吏部尚書拙
至郡致滯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拙居郡
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
徵為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
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
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拙早藉羽儀夙標清尚

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沚抱箕穎之
餘芳甘顛顛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
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鄉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
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拙為散騎
常侍中書監胤為散騎常侍太常卿竝不屈三年又詔
徵拙為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
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近故竝得不到及高祖
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拙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
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
中太子少傅拙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

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
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禡而風塵擺落且
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竝達照深識
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
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
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
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奉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
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
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

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
度請竝補臣府軍諮祭酒肫加後將軍竝不至高祖踐
阼徵肫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
特進右光祿大夫又竝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
敦譬明年六月肫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
司徒尚書令肫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
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肫宅
醺語盡懽肫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
師勅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

傳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肱乘小輿升殿其
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
衛將軍竝固讓不受遣謁者教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
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謚曰靖孝
肱所著書及文章竝行於世子謖官至司徒右長史坐
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纂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
官

覽字景滌肱弟滹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
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

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即其
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
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
旨乃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
乃俱聲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
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醺席與散騎常侍蕭
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
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
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叙
等與合攻沒黥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

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
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叅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
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
為榮十二年春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
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
弟來迎覽遂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
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
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瀟東海徐孝嗣竝為吳
興號為名宦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
稱廉潔時八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

書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
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
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
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漢書卷之六

六

漢書卷之六

六



